

二加二等於幾？

二加二等於幾？當然等於四。但若有入就說不是，該怎麼辦？

羅素說：「如果某個人硬要說二加二等於五，或者說冰島位於赤道，你就只會感到憐憫而不是憤怒，除非你自己對數學和地理也是這樣無知……」（這段話出自隨筆《An Outline of Intellectual Rubbish》，近幾年慘遭「雞湯黨」熬煮，亂扔花椒桂皮，搞得很多人以為是假託偽作。）

馬斯克態度更灑脫：「我不與他人進行爭論，因為我意識到每個人的理解力基於其認知水平。所以，現在即使你告訴我二加二等於十，你是對的！」老馬此言可謂笑中有酸楚，當特斯拉滿地跑、SpaceX飛上天之前，不知道多少人曾將他批得體無完膚。

馬斯克舉例的計算結果，比羅素整整翻了一番，可其實倒是很貼切。井蛙不可語海，夏蟲不可語冰，曲士不可語道。而今，藉由互聯網的加持，「曲士」紛紛升級為槓精、鍵盤俠。匪夷所思的觀點，更加天馬行空、偏激武斷。廣闊的信

息海洋，本來可任憑魚躍鳥飛，但智能算法與推送機制，卻又造就並固化各種孤島與繭房。有人相信「二加二等於十」，系統就會找來一群「三加三等於二十」的朋友。

美國大選，固然令人糟心。但「曲士」言之鑿鑿，諸如「華爾街財團早已內定拜登」云云，自信得風輕雲淡。剩下的，只是全美的政黨、選民、媒體、學者，都如提線木偶，按照他的劇本來賣力演出而已。你要反駁他，反遭不屑表情，彷彿你才是井蛙夏蟲。

網紅法學家羅翔的解釋是：「知識越貧乏的人，越擁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勇氣和自豪感，因為知識越貧乏，所相信的東西就越絕對。」

「無畏」是無知者的長矛；對於我等，舉起「無謂」之盾可也。

瓜園 蓬山
gardene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抗疫便當

此前專欄裏提到過，一位朋友新近裝修好一間餐廳準備試營業，沒想到剛好撞上第四波疫情，在限聚令之下白天每椅兩人，晚上六點以後不許堂食。不久前碰到這位朋友，我向他詢問近況如何，他說雖無奈，但也必須打起精神「變陣」對應。

昨日路過他的餐廳，看到門口擺出了「抗疫便當」的招牌，想來這就是他疫情之下的「無奈奇兵」了。「抗疫便當」結合餐廳的日式主題，有雞肉、豚肉、和牛等幾款可選。一份便當，有麵、有飯、有湯，僅售港幣二十九元。原本售價就不貴，再加上店舖處於寸土寸金的尖沙咀，這樣的價格就顯得更加親民了。

走進店內與朋友打聲招呼，下午客人不多，他也樂得清閒，坐下來與我閒聊幾句。問起「抗疫便當」，他說疫情期間，自然不能指望平價便當可以賺錢，若能收支平衡已經很好。這間餐廳原本定位日

式燒肉，重在堂食體驗，並沒有計劃做便當，但疫情再臨，限聚收緊，才專門設計出幾款便當應市。這樣的做法，一來為了讓舖頭中的夥計能夠有工開，不必放無薪假，二來可以讓街坊、食客有便宜又好味的選擇，一同「共渡時艱」。

有趣的是，他告訴我最近店裏多了很多在附近寫字樓上班的白領中午來吃燒肉定食，或許是晚市無法堂食，中午就更有動力吃頓好的來犒勞自己的緣故。即使是晚市有便當可選，也會有客人特意來買燒肉定食，請廚師在廚房燒好之後，在沒有冷掉之前，極速趕回家中享用。看來人們對於美食的追求是「剛需」，疫情期間只是被壓抑，不會被消滅。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五見報



聖誕歐洽塔

等冬天的尾巴慢慢露出來，聖誕的脚步也就近了。節日就像一個想方設法引人注目的孩子，不僅用燈光和禮物把自己包裹得花樣迭出，還要有美食和美酒，去成全這份燦爛。提到聖誕酒水，每個國家都種類繁多，可唯有西班牙的歐洽塔（Horchata），硬是用西方靈魂走出了一條有東方風韻的路，像奧斯卡紅毯上穿旗袍的外國人，真可謂不落窠臼。

歐洽塔的名聲，當然沒有英式起泡酒和美國蛋酒那樣如雷貫耳，但也是小家碧玉人見人愛。作為瓦倫西亞最具代表性的飲品，最正宗的版本其實是沒有酒精的。傳說當年阿拉伯人在佔領西班牙南部的時候，發明了這款飲料，當時的統治者喝過之後「驚為天人」，直呼這一杯堪比黃金，歐洽塔的地位便就此樹立。在之後的歲月裏，當地人對這款飲料的愛不分時間、節氣，就像中國人喝豆漿，美國人喝咖啡一樣，幾乎是如影隨形般的存在。

但為何說這土生土長的西班牙飲料有東方風韻呢？我敢打賭，多數人第一口下肚都會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再細細品，好像豆奶和杏仁露的結合，溫潤香濃裏帶出一份熟悉，完全無需過渡就直接回到了家鄉。這要歸功特產於地中海沿岸的虎堅果，吃起來有奶油和椰子混合的甜味，將它淬煉提取，跟糖、水和其他調味品一起混合，就是本尊了。想喝歐洽塔，甚至不用特意尋找，只要置身瓦倫西亞街頭，從各處小店到街頭流動的餐車，獨獨它少不了。夏天加上冰塊，冬天試試常溫，聖誕到來時，在裏面加上一顆果仁糖，就是對自己的犒賞。跟平時相比，節日歐洽塔更像是一個標誌符，有些餐廳會在此基礎上調製成雞尾酒，飲至high處，感嘆果然喜悅要靠酒精放大，才不負良辰。

二十一日，立法會財委會審議通過了政府注資「防疫抗疫基金」六十四億元的申請，倘若這筆錢能夠盡快落實到位，就能夠讓企業和打工仔稍微喘口氣，至少可以救救急，避免發生大規模的執笠潮和失業潮。但是，香港要想徹底擺脫困局、重現曙光，關鍵還是要有效控制住疫情，這是越來越多香港市民的共識。

如易行難。控制疫情，在於每一個香港人的努力，這個道理人人都懂，但卻不是人人能夠做到。這邊廂政府呼籲大家「忍一忍」、減少出街和聚集，那邊廂上街的人並

食色 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近來，每有社會調查報告裏的「平均數」公布，譬如平均工資、平均住房面積等等，必有一大波人感嘆自己又拖了「後腿」。十二月九日，《中國國民休閒狀況調查（2020）》發布了。據說，國民平均每日在線休閒時長已達四點九小時。看到這個數字，我心裏咯噔一下：閒之不休，正在吾輩。沒想到在休閒這件事上不起眼的小事上也拖了後腿。真成網友口中的習慣性拖後腿了。轉念一想，如果把漫漫通勤路上刷手機的時間算上，或許也能勉強及格。

「閒」以前不是啥好詞。游手好閒、聊天天、操閒心、賦閒、閒人一個，我們對「閒」充滿了反感和不屑。後來才覺悟「閒」是社會文明的度量衡。一陰一陽之

道，休閒與工作其實同樣重要。這世上多的是「閒不住」的人。然而，忙碌的日子大多娛人，閒着才是娛己。

前幾年讀北京電台劉思伽女士的散文集《閒着》。她說願做生活的「觀眾」而不是「選手」。我大有同感。平時看她朋友圈，貓貓狗狗，花花草草，平湖日落，草長鶯飛，小區裏黃鼠狼來了，門前柿子掛上枝頭，都是滿滿的感悟。閒着，是一門修為，也是一種本事。

休閒狀況調查中的休閒加了「在線」的修飾語。近年所見多種社會調查報告，都有互聯網公司參與，足見互聯網數據已成當下社會分析不可缺少的內容。無網絡，不分析，幾成今日社會學定律。社會觀察如只以互聯網數據為據，當然不夠圓滿

內地電視劇集《裝台》已大結局，最後一集雖結束得倉促，但受歡迎程度絲毫不減。觀眾對這類貼近生活、有煙火氣息的電視劇集已「餓」多年。劇集中普通民眾被命運虐磨千遍、但不失對生活熱愛的情懷打動了觀眾。

劇集成就來自改編的同名小說堅實的文學基礎。小說秉承了現實主義文學傳統，以善良悲憫之心去表現小人物和苦難，叩動了觀眾內心的善良，收到了文藝作品催生的共鳴效果。

原小說作者陳彥與劇集表現的裝台工打交道二十多年，了解他們的生存狀態，深感城市的開放建設成果，有這群草根階層付出的血汗辛酸。他沿用了現實主義文

學傳統對小人物的悲憫之心去表現他們，寫下了俗稱「包工頭」的刁大順一家的生活，他周遭的人物及與他的關係，塑造了一個有些懦弱窩囊、善良仗義、恪守做人傳統規矩的關中漢子形象。原小說各人結局不似劇集那般光明，但劇集還是保留了小說的某些滄桑悲涼，守住了表現人、人性與命運的現實主義文學母題。

長久以來，在各種創新口號下，文學嘗試以反沉重的風格去表現人類苦難。這些作品走的是调侃、戲謔、嘲笑路線，令讀者從不如意的現實和人生，獲得了某種耍弄的快感，卻難以引發來自內心的唏噓與眼淚。

現實主義的久違，令小說和電視劇《

「閒」在網上

學傳統對小人物的悲憫之心去表現他們，寫下了俗稱「包工頭」的刁大順一家的生活，他周遭的人物及與他的關係，塑造了一個有些懦弱窩囊、善良仗義、恪守做人傳統規矩的關中漢子形象。原小說各人結局不似劇集那般光明，但劇集還是保留了小說的某些滄桑悲涼，守住了表現人、人性與命運的現實主義文學母題。

長久以來，在各種創新口號下，文學嘗試以反沉重的風格去表現人類苦難。這些作品走的是调侃、戲謔、嘲笑路線，令讀者從不如意的現實和人生，獲得了某種耍弄的快感，卻難以引發來自內心的唏噓與眼淚。

現實主義的久違，令小說和電視劇《

文學的善良與悲憫

學傳統對小人物的悲憫之心去表現他們，寫下了俗稱「包工頭」的刁大順一家的生活，他周遭的人物及與他的關係，塑造了一個有些懦弱窩囊、善良仗義、恪守做人傳統規矩的關中漢子形象。原小說各人結局不似劇集那般光明，但劇集還是保留了小說的某些滄桑悲涼，守住了表現人、人性與命運的現實主義文學母題。

學傳統對小人物的悲憫之心去表現他們，寫下了俗稱「包工頭」的刁大順一家的生活，他周遭的人物及與他的關係，塑造了一個有些懦弱窩囊、善良仗義、恪守做人傳統規矩的關中漢子形象。原小說各人結局不似劇集那般光明，但劇集還是保留了小說的某些滄桑悲涼，守住了表現人、人性與命運的現實主義文學母題。

長久以來，在各種創新口號下，文學嘗試以反沉重的風格去表現人類苦難。這些作品走的是调侃、戲謔、嘲笑路線，令讀者從不如意的現實和人生，獲得了某種耍弄的快感，卻難以引發來自內心的唏噓與眼淚。

現實主義的久違，令小說和電視劇《

學傳統對小人物的悲憫之心去表現他們，寫下了俗稱「包工頭」的刁大順一家的生活，他周遭的人物及與他的關係，塑造了一個有些懦弱窩囊、善良仗義、恪守做人傳統規矩的關中漢子形象。原小說各人結局不似劇集那般光明，但劇集還是保留了小說的某些滄桑悲涼，守住了表現人、人性與命運的現實主義文學母題。

長久以來，在各種創新口號下，文學嘗試以反沉重的風格去表現人類苦難。這些作品走的是调侃、戲謔、嘲笑路線，令讀者從不如意的現實和人生，獲得了某種耍弄的快感，卻難以引發來自內心的唏噓與眼淚。

現實主義的久違，令小說和電視劇《

學傳統對小人物的悲憫之心去表現他們，寫下了俗稱「包工頭」的刁大順一家的生活，他周遭的人物及與他的關係，塑造了一個有些懦弱窩囊、善良仗義、恪守做人傳統規矩的關中漢子形象。原小說各人結局不似劇集那般光明，但劇集還是保留了小說的某些滄桑悲涼，守住了表現人、人性與命運的現實主義文學母題。

長久以來，在各種創新口號下，文學嘗試以反沉重的風格去表現人類苦難。這些作品走的是调侃、戲謔、嘲笑路線，令讀者從不如意的現實和人生，獲得了某種耍弄的快感，卻難以引發來自內心的唏噓與眼淚。

現實主義的久違，令小說和電視劇《

學傳統對小人物的悲憫之心去表現他們，寫下了俗稱「包工頭」的刁大順一家的生活，他周遭的人物及與他的關係，塑造了一個有些懦弱窩囊、善良仗義、恪守做人傳統規矩的關中漢子形象。原小說各人結局不似劇集那般光明，但劇集還是保留了小說的某些滄桑悲涼，守住了表現人、人性與命運的現實主義文學母題。

現實主義的久違，令小說和電視劇《

在家工作的愁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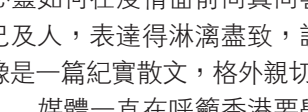
否則孩子回來後我便難得安靜。早年努力工作而能自置居所，自問已較大多香港人幸運。我家所在的私人屋苑，雖然並非豪宅，但也未至於蝸居。從前白天並不常在家，現時能夠WFH亦算舒適。豈料好景不常，早前的疫情曾經較為穩定，社會各界都能重新喘氣，我家的樓層亦「活躍」起來。每天上午十時開始，不知哪一層傳來裝修的嘈雜聲音，有時震耳欲聾，有時嗡嗡作響。我查看屋苑管理處的通告，得悉有多間住房進行內部裝修，那亦無可奈何，唯有每天靜候他們完工。

也不知過了多少天，工程的聲音不再

滿以為可以回復安寧，但是相隔幾天，樓層另一方向又再傳來相同的噪音，我又再向管理處查詢，原來是另一住房進行裝修。更甚的是，還有兩個單位的裝修工程陸續而來。

我終於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經濟市道不景，樓房價格稍為下降，但樓宇買賣沒有停止。有些人基於不同原因賣掉房子，有些人便趁低吸納，故此樓房的裝修此起彼落，沒完沒了。我想：這些住房問題就是香港人的最大困擾，即使如我般只想每天「安靜」過活，也不容易。

人與歲月 凡心
fanxinw@hotmail.com
逢周三、五見報



在天堂被《彌賽亞》環繞的基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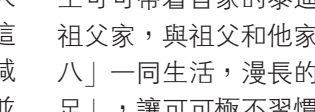
或選段的名版中，崔佛·平諾克於一九八八年指揮英國協奏團及合唱團，由著名瑞典女中音安妮·索菲·馮·奧特參與獻唱的版本可謂出類拔萃。不僅因為擅錄古樂的阿奇夫（Archiv）唱片公司致力於遵從原作——採用原汁原味、符合作品時代的古樂器演奏力圖最大限度還原作曲家的創作初衷；本張唱片的封面圖選出自意大利早期文藝復興大師弗拉·安傑利科修士為佛羅倫斯城外菲耶索萊小鎮的聖多明尼克教堂所繪祭壇畫的中央嵌板部分《榮耀基督在天庭》。

作品描繪了復活後的耶穌基督在天堂接受天使們讚頌的場面。畫中白袍裏身的耶穌左手舉着代表復

活的紅十字旗，右手做出祈福的手勢（掌心的血洞表現出其受難後的傷痕），畫家在金箔上以他為軸心刻出一道直線來表現其散發出的奪目聖光。在意指藍天的底部襯托下，漂浮在天國的百餘位手持樂器或虔誠祈福的天使們正全情投入地合唱來慶祝其復活。雖然安傑利科修士代表作《榮耀基督在天庭》顯然與《彌賽亞》第三部分的內容相融合，但或許緣於嵌板呈長方形很難截取整幅作品，且《彌賽亞》在希伯來語中指「受膏者」（意為天選之子）等同於耶穌基督，唱片封面為凸顯主角僅選取了畫面正中的耶穌局部，畫家所擅畫的天使則均未「出鏡」。

地的疫情防控經驗。的確，對於政府來說，倘若不拿出更有力、針對性更強的管制措施來，城市就無法從疫情失控的懸崖邊上被救回來；而對於每一個市民來說，「良好市民」可不是口頭上說說那麼簡單，要全心全意、發自真心的配合政府、管住自己，才能真正地共渡難關。

藝加之言 王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碟中畫」：《彌賽亞》／《榮耀基督在天庭》）

負喧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



《可可、木木和老八》

沒有明顯減少，更有確診者從醫院裏逃出來四處播毒。越是危急的時刻香港人越應該有點自我約束和自我管理的精神。梁曉聲的短篇小說《可可、木木和老八》，可以作為一面鏡子，照一照，不無裨益：疫情到來之際，小學五年級學生可帶著自家的泰迪犬木木來到祖父家，與祖父和他家的鸚鵡「老八」一同生活，漫長的疫假和「禁足」，讓可可極不習慣、苦不堪言

負喧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

